

盗墓小说

下盟
天书

4 SHI QIAN FU ZHONG
史前斧冢

摸金一门有一整套专门的标识、切口、技术和规矩。摸金校尉开棺摸金，讲究轻手轻脚，不可损坏死者遗骸，最后必须给死者留下一两样宝物以安亡魂，这叫事不做绝。摸金一脉沿袭至今已有一千七百余年，极重传承，只有继承了正统摸金符的人，才能被称为摸金传人。

摸金校尉

罗晓 著

MO JIN XIAO WEN REN

台海出版社

摸金传人

罗晓著
MO JIN CHUAN REN

4 SHI QIAN FU ZHONG
史前斧冢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摸金传人. 4 / 罗晓著. 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

2017. 1

ISBN 978 - 7 - 5168 - 1261 - 7

I. ①摸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09235 号

摸金传人. 4

著 者: 罗 晓

责任编辑: 刘 峰

装帧设计: 天下书装

版式设计: 天下书装

责任印制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: 100009

电 话: 010 - 64041652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 - 84045799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 - 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华平博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 × 1000 1/16

字 数: 250 千字 印 张: 18

版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68 - 1261 - 7

定 价: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血 蝉 / 001
- 第二章 史前村庄 / 015
- 第三章 恶 咒 / 029
- 第四章 各怀鬼胎 / 043
- 第五章 暴 毙 / 056
- 第六章 厄 运 / 070
- 第七章 遇 险 / 085
- 第八章 火龙脉 / 098
- 第九章 死里逃生 / 114
- 第十章 地脉龙 / 126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十一章 噩 梦 / 140
- 第十二章 无皮鼠 / 153
- 第十三章 幻 阵 / 166
- 第十四章 怪异神庙 / 180
- 第十五章 内 鬼 / 194
- 第十六章 原来如此 / 207
- 第十七章 破 阵 / 221
- 第十八章 古怪的日记 / 236
- 第十九章 预言成真 / 251
- 第二十章 宅 火 / 264

第一章 血 蝉

一想到几个月以前，自己被发小、恋人甚至亲人陷害，差点死于非命，朱笑东没来由一阵心痛。

王长江见朱笑东突然有些伤神，只道他是为了威斯·康科马克的事情，虽然他一颗心依然系着那几亿美金，但也不忍让朱笑东为难。

威斯·康科马克也安慰道：“朱先生，这件事你也不必记挂于心，能成固然是好，实在不成，也是命运使然……”

威斯·康科马克嘴里虽是这样说，但心里却是一百个希望朱笑东能够记挂于心，至于命运之说，这一刻不是看到了最大的希望了么，辛辛苦苦和命运抗争了几十年，眼看有了希望，又哪里还有“使然”一说。

朱笑东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威斯先生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起一些旧事，心中不快而已，威斯先生不必在意，这样吧，要是有机会，威斯先生这个忙，我可以帮，不过，我也不敢保证。”

威斯·康科马克喜出望外，迭声道谢道：“多谢朱先生了，多谢

朱先生了……这样吧，我立刻就叫人把原物送到这里来，以供朱先生勘用。”

这一席长谈，足足三个多小时，朱笑东想请威斯·康科马克出去吃顿饭，但是威斯·康科马克心急，要把那把真斧头送过来，就推辞了。

送走了威斯·康科马克，王长江又拉着朱笑东，要他一定给讲讲那透光铜镜的事，店里的伙计听说朱笑东要解说梳妆台的秘密，自然都围了过来，这可是难得的经验。

朱笑东笑道：“这还多亏了胖子，原本我也想不通的，是胖子一句话提醒了我。”

“说来好笑，当时在烟锅叔家里的时候，我是想到过要让镜子接受阳光照射，以达到热胀冷缩的功效，但偏偏就没想到要让镜子的反光照射到墙上，才能看得到镜子里的字迹。”

当时的情形，确实也是如此，在房里时，本来已经隐隐显现出一些字，偏偏朱笑东怕镜子的热量不够，所以掉转了镜面的方向，对准阳光，镜子反射的字迹不知道印到哪里去了。

尤其是后来，更是可笑，累出一身臭汗，把镜面对准了阳光，就算字迹再明显，对着镜面看，阳光把眼睛晃花了，睁都睁不开，哪里还看得清。

回到店里之后，经过李三眼一提，原本朱笑东心里就有了一些头绪，只是一时间还不明白，多亏胖子在一旁胡说八道，无意中提醒了朱笑东，这才让朱笑东确认此镜就是稀世之宝“透光镜”。

一说到胖子，王长江“哼”了一声，回想起胖子当着他的面，居然说出要去找个“妞儿”这等混账话，真是该好好教训教训了！

但是又想到胖子毕竟还不是他王长江的女婿，再说，胖子就是喜欢图个嘴上痛快，真要去找“妞儿”，他也不一定能做得出来。

李三眼在一旁听得在心里捶胸顿足，李三眼也想到过的，差一点就说出来了，终究还是没底气，白白丢了一个在朱笑东面前表现的机会，当真让他懊恼不已。

收拾了店里，已是该关门歇店吃晚饭的时候，这顿晚饭，自然又是朱笑东掏腰包了，一来替王长江接风，二来，胖子他们这一伙人不吃朱笑东吃谁去。

一行人浩浩荡荡进了陶都最大的酒店，要了一个雅间，点了酒菜，在胖子“岁月是把杀猪刀……”以及阵阵哄笑声中，开始推杯换盏。

正吃饭间，隔壁雅间传来一个粗豪的声音，本来还没人注意，不过那人说了句：“不就是一千多块钱么，你们用得着这样损人么？等下我找到朱笑东，别说这点钱，就是十万八万，他也会给你们的……”

一个女服务员大声说道：“瞧你这样儿，先前你不是挺拽的吗？我告诉，我们这儿可是星级酒店，别说我不认识什么朱笑东，就算认识，你这也是吃霸王餐，我们可以报警的……”

显然，有人在这里吃了饭却没钱买单，发生了争执，这原本和朱笑东他们没什么关系，但偏偏那女服务员提到了朱笑东的名字，这边的朱笑东等人自然就上了心。

朱笑东听了一会儿，无非是那男子拼命解释，说他本来有钱，但是进了店里，不但钱包丢了，连手机证件都丢了，没了手机，又不记得朱笑东的号码，正在想办法。

偏偏那服务员不肯相信，叫嚷着要报警。

朱笑东跟几人打了声招呼，去隔壁看个究竟，胖子自然也尾随而来。

一推开门，迎面扑来一股臭气，起码是三年零六个月没洗过澡

的那种，发出臭气的是一个一头乱发可以做鸟窝，一身名牌西装起码有半年没下过水，污渍都发光了的男子。

他手里捏着一块火红的雕刻玩件，正对捂着鼻子的服务员说：“小姐，我把这东西押在你这儿，等我找到他，让他来赎，你跟他要多少钱都成，还不行么？我钱是在你们这儿丢的，你现在一定逼着我拿现钱出来，我哪里拿得出来，想逼死人是不是？”

服务员捂着鼻子，怒道：“怎么，你吃了饭不给钱，还想赖我们一笔吗，你的钱包手机交给我们保管了？谁知道你到底有钱没钱。不行，我不管，你跟我去见经理也成，报警也成……”

那人见朱笑东跟胖子进来，以为是店里的经理和保安，当下紧张地解释道：“我的钱包手机丢了就丢了，证件什么的我可以再办，我真没有要你们赔的意思，我这无价之宝，少说也值几千万，我先押在这里，等我联系上朱笑东朱老板，再过来取。除了这个我也没有其他办法了。”

女服务员连忙说道：“两位大哥给评评理……”

这时，经理带着两个保安也闯了进来，一进门，女服务员就指着那男子对经理说道：“马经理，就是他，骗吃骗喝，还想赖我们。”

马经理黑着脸，喝道：“谁放他进来的，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么？回头叫大堂经理过来见我。”

两个保安二话不说，上前扭住那个浑身散发着恶臭的男子，推推搡搡地往外推。

那男子一边挣扎，一边愤声嚷道：“你们这星级酒店，就是这样招呼客人的么，信不信我去投诉你们……”

马经理“哼”了一声，毫不客气地骂道：“投诉？小子，你也不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，告诉你，你这样的混混我见多了，跑到

这里来混吃混喝，还想骗我们，信不信我让你直着进来，横着出去……”

一时间吵嚷声震耳欲聋，朱笑东几次想开口，却无从插嘴。

几个人又闹又叫，推推搡搡地还没走出门，二十七八岁，一身职业装的大堂经理程佳，也来到门口，一见这情形，立即拦住两个保安，连声问道：“马总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……”

马总经理平时就看这个做大堂经理的女人不顺眼，喝道：“程佳，你这大堂经理的眼睛长着是出气的吗？叫花子你都敢往里面放，还想要赖骗人，你当这里是善堂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今天的一切损失，全部由你承担！”

程佳红着脸，喘了好几口气，勉强压下心头的忿忿，平静地说道：“马经理，请你说话注意一些，这位先生不是什么叫花子，更不会耍赖骗人，这位先生一进门，小费都是几百几百地给，你认为他是叫花子，会耍赖骗人么？”

“很好！”马经理冷冷地哼了一声，“你叫他拿钱出来买单！”

程佳转头怒道：“小唐告诉我了，人家才开了一瓶酒，点的菜都还没上，满打满算也就一千九百九十八块钱，他给不了，我给！免得你把人看低了。”

说着，程佳掏出一叠钱来，几乎是扔到马经理手里。

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不管是谁的钱，只要有人拿钱出来买单，马经理就无话可说了，马经理当下点了点钱，刚好两千块。

马经理哼了一声，指着那男子道：“我们这里是星级酒店，我不希望你这满身的臭气影响到其他客人，请你马上离开！”

那男子感激程佳替他解了围，正说着找到朱笑东以后，一定会把钱奉还，一听马经理说这话，当下也怒了，道：“马先生，本来我不想找你麻烦，既然你这么说，也好，我的钱包、手机、证件，在

你们这里丢了，这是你们酒店的责任，对不起，你如果肯诚心诚意地给这位程小姐道歉的话，我可以不追究，否则，哼哼……我立刻就报警。”

“你……”马经理怒不可遏，他要那男子立刻消失，就是怕他追究在这里丢失了财物的责任。这里是星级酒店，弄不好明天一早，满大街的报纸头条都是酒店和客人发生争执的负面消息，说不定自己这个总经理都得引咎辞职。

本来，这样的事情，马经理只要说上两句好话，就过去了，偏偏马经理觉得，要他在几个外人面前低声下气地向比自己级别还低的女人道歉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往后的日子就不那么好混了。

马经理眼睛转了转，索性横下心来，冷冷地道：“程佳，你们联手诈骗酒店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把戏，好啊，要报警是吧，你报还是我报？”

既然平日里就看不顺眼这个程佳，今天又遇上这样的事，已经翻了脸，干脆，一锅端了得了。

程佳气得脸色发白，贝齿咬着嘴唇，差点咬出血来，眼泪直转。马经理血口喷人，偏偏自己一时气愤，拿两千块钱帮了这个叫花子一样的男人，虽说也是顾忌酒店的声誉才这么做的，但现在马经理说自己跟男子联手诈骗酒店，自己一时间反而说不清了。

朱笑东先前是插不进嘴，又在揣摩那男子手里那块火红的物件，没想到旁观了酒店两经理内斗，这种事，在事情真相大白之前，还不知道帮哪边好，所以只好继续观望。

胖子看不惯马经理那副嘴脸，但他巴不得再热闹一点，看个乐呵。再说朱笑东都没出声，他自然也懒得搭理。

马经理见程佳无话可说，当下轻蔑地一笑，又说道：“程佳，识相的，立刻给我滚回去。至于这位老兄，哼哼，我们酒店不欢迎你，

请你立刻消失。”

程佳从牙缝里迸出一句：“马俊鹏，你好卑鄙。我可以不在你这里干，但是，今天的事，你如果不道歉的话，咱们走着瞧。”

“哼哼，威胁我，我是吓大的？”马经理轻蔑至极地说道，又一挥手，“保安，把这两个家伙都轰出去。”

两个保安是马经理的亲信，自然听马经理的吩咐，当下就要撵人，男子将满眼含泪的程佳往身后一拉，怒道：“你姓马是吧，你听着，你们要敢动这位小姐一根指头，我绝对要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马经理“嘿嘿”笑道：“你个臭叫花子，想玩英雄救美是不是？那好，我一并成全你，你滚不滚？不滚，我让你爬着出去。”

朱笑东忍不住开口说道：“马经理，我想，你还是跟程小姐道个歉吧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何况，这只是件小事……”

马经理一怔，转头盯着朱笑东，盯了片刻，嘴角一撇：“你跟他们一伙的，是吧？嘿嘿，想在这儿耍横，好啊。张哲，把弟兄们都叫过来，这边有人捣乱。”

叫张哲的那个保安，当即用对讲机通知其他保安。

店里的保安效率很高，一分钟不到，朱笑东和马经理还没说几句话，十几个保安蜂拥而上，把那男子、程佳、朱笑东跟胖子四个人团团围住。

那男子见朱笑东出言相劝，歉意地说道：“哥们儿，对不起啊，没想到把你们也给绕进来了。”

那群保安围住四个人，也不用马经理吩咐，当即上前，对那男子动手，却没向胖子和朱笑东出手的，毕竟两人无论是穿着还是气势，都是有钱人，他们也不想跟有钱人过不去。

一时间，拉的拉，叫的叫，走道里乱成一团，不过片刻，就有人捧着脑袋，捂着肚子，或是抱着小腿，躺的躺，蹲的蹲，滚的滚，

十几个保安没过两分钟，一大半没了还手能力，剩下的几个，也战兢兢地往后退。

那男子一手拉着程佳，一边不客气地还击保安，一边喘着粗气对朱笑东和胖子大呼小叫：“我说哥们儿，你们倒是帮帮忙啊，我又要打架，又要照顾女孩子，多辛苦啊……”

朱笑东摊了摊手，人家没对他动手，要他先动手打架，于情于理不合，再说，别看男子大呼小叫的，朱笑东看出来，这家伙是个高手，这十几个保安，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，用不着朱笑东和胖子帮手。

倒是胖子，跟那男子一唱一和，虽然也没人攻击他，他倒是又叫又跳：“来啊，来打我啊，喂，来啊，你们怎么不跟我动手啊？”

店里虽然有不少客人，但大多都闭门不理，唯一打开房门的，只有王长江他们这个包间，但是，门口却被几个保安和马经理他们堵住了，想挤也挤不出来。

男子拉着程佳，一边大呼小叫，一边步步紧逼，这时马经理也慌了手脚，今天他本来就不占理，原本想表现得强硬一点，输理不输阵，没想到这叫花子般的男人，身手居然这么厉害，三下五除二，十几个人被他打得人仰马翻，理输了，阵也输定了。

只是马经理还不死心，今天这情势已经是骑虎难下了，自己一旦认输，跟程佳道歉，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了，一旦认输，势必要承担客人在酒店丢失财物的责任，给店里带来的负面影响，势必影响自己以后的职业生涯，他输不起。

见那男子一拳打在张哲的肚子上，痛得张哲立刻捂着肚子，跪在地上，连隔夜饭都差点呕出来，还手能力是没有了，马经理不得已叫道：“慢着……”

这时，男子的拳头正准备打歪另一个人的下巴，听了马经理的

叫声，那拳头便停在了那保安脸边。那保安正在庆幸，这一拳要是打中，只怕要花上好几百块钱，保安伸手摸了摸自己的下巴，还好没事。

“啪”一声脆响过后，保安的另一边脸留下了一个乌黑乌黑的掌印，保安都不知道停在一边的拳头，怎么就跑到另一边扇了他一个耳光，还那么大力气。

保安捂着脸一连倒退了好几步，一脚却踩到了马经理的脚上，痛得马经理抱着脚，单脚跳着转了好几圈。

这时，一个低沉的声音喝道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

一个国字脸、浓眉大眼、微微发福、四十多岁的男人，满脸愠怒地看着满地保安，和朱笑东一千人。

光是听他低沉的声音，就感觉此人不一般。马经理一听到这个声音，连忙战战兢兢地答道：“李董……李董，这个叫花子，跟程佳合谋，到酒店行骗捣乱，我们想处理好了之后跟您汇报的……”

原来是酒店的董事长，李嵘的二儿子——李长发。

“嗯？”李长发嗯了一声，没再说话，把目光投向程佳以及那男子、朱笑东、胖子，目光犀利，像刀一样，别说胖子、程佳没来由地哆嗦了一下，就是朱笑东也感受到一股极大的压力。

只有那男子一见到来人是李长发，长出了口气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李长发盯着程佳，问道，语气很平淡，却掩饰不住愤怒，酒店里出了这样的事，无论是经济，还是声誉，损失都不可估量，这是不能容忍的错误，工作上的失误。

程佳弯着腰，连看李长发一眼都不敢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这……这位客人，在店里丢失了财物……没钱，没钱买单……”

“不是这样的，李董……”马经理一瘸一拐地走到李长发面前，指着那男子，颤声说道：“她……她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，李董，不

要听她的……”

李长发没理马经理，而是盯着那个叫花子般的男子，李长发能成为董事长，识人的眼力，自然还是有几分的。那男子虽穿得肮脏，但是一出手便弄翻了十几个保安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办得到的。

李长发本人也曾是侦察兵，功夫自然不弱，他自问，能随随便便放翻十几个他亲自挑选的保安，他自己也没这个本事。

但是，在他的地盘上无理闹事，哪怕是天王老子，哪怕拼个血本无归，也不行！

朱笑东向前跨了一步，对李长发说道：“李董，我是朱笑东，请听我说句话……”

那个男子一听这“哥们儿”就是朱笑东，立时叫了起来：“唉，我说哥们儿，你就是朱笑东，你怎么不早吱个声儿，你要早点出个声儿，那不什么事都没了，你看这弄得。”

好像打架的人不是他，也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似的，他打架难道是为了朱笑东？朱笑东都愣了，胖子更是大摇其头：“岁月是把杀猪刀，人心不古，好心没好报……”

李长发看了一眼朱笑东，淡淡地道：“小朱老板，幸会。”

朱笑东在陶都几次出彩亮相，打开了他们李家那只戒指，让李嵘李老爷子完成了一个心愿。李长发印象深刻，只是两人行业不同，碰头的机会几乎没有，自然不认得。

现在听朱笑东自我介绍，他也感觉今天这件事有些蹊跷。事发生在他的酒店，也就是他的家事，他容不得外人插手。

朱笑东把自己看到的事情经过说了一遍，李长发摸了摸下巴，转头问程佳：“是这样吗？”

程佳没说话，只是一个劲点头。

马经理和张哲拼命否认，说那男子和程佳串通起来诈骗酒店，

他们是看不过眼，想把他们赶出去，这才调动所有保安的。

一时间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争执不下。

朱笑东见李长发沉吟不语，当下说道：“李董，我有办法证明，不是马经理他们说的那样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李长华阴沉着脸，问道。

朱笑东向那男子招了招手，说道：“喂……”

那男子脖子一梗，叫道：“我有名字的，干吗叫我‘喂’？我叫卫南疆，叫我‘小卫’、‘阿疆’都可以。”

一听“卫南疆”这三个字，李长发的身子明显一震，用不可思议的眼光盯着那鸡窝般的乱发下的脸，看了好一阵，才用发颤的声音说道：“你……你就是卫南疆，那个……那个……”

卫南疆急忙摇了摇手，不住口地说道：“别，别揭我老底，谁揭我老底我跟谁急。”

李长发点点头，好一会儿才说道：“好，我不说，我相信你不屑骗我一点小钱，但是，我这人做事最公平，让人心服口服。这位朱老板说，他有办法证明你不是来诈骗我的，先听听他怎么说。”

既然确定卫南疆不屑来诈骗自己，还让朱笑东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，明显是做给马经理他们看的。李长发现在知道是马经理一伙在捣鬼。

马经理已然明白，但无力回天，想要反击也没底气，不过，他还存着一丝侥幸心理，说不定朱笑东拿出来的证据，扳不倒他。只要现在扳不倒，以后的事情就好说了。

李长发点点头，示意朱笑东拿出证据，让马经理一伙人心服口服。

朱笑东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小卫，你可以把你手上的红玉雕刻拿出来，让他们看看值多少钱，看看能不能买下一两座这样的酒店。”

能买下这样的酒店的人，自然不会连一顿饭钱都要赖，更不会和一个小小的大堂经理串通，诈骗酒店里的钱财。

卫南疆大大咧咧地像从袋子里掏打火机似的把那红玉雕刻掏了出来，往李长发手里一塞，笑道：“我早就说把这玩意儿抵押在这里，可是他们偏偏不要，嘿嘿，你可看好了。”

李长发虽然不大涉足古玩古董，但是对司空见惯的钻石珠宝还是有一定研究的，这块红得像火似的红翠石，一入手他就知道，这是真的，是一块稀世之珍。翡翠中，一般以阳绿为最，红色较少，即使有，也算不得好。

极品翡翠讲水润、颜色、透明度，这块红翠除了颜色是红的，其他方面，都是极品翡翠。

整块玉石，长短如一般人的拇指，粗细也差不多，隐隐似能看穿一般，透明度极好，还是一块红翠，物以稀为贵，绿翠虽普遍，但极品的红翠更是难得。朱笑东说能买下一两座这样的酒店，虽然比喻不恰当，但也能说明这块玉的珍贵了。

这块红翠是一只鸣蝉，圆鼓鼓的复眼，似乎能看见里面一只只单眼，蝉背上的翅膀，跟真的蝉一样，连翅膀上网格状的脉络，都清清楚楚，惟妙惟肖，六根蝉足，欲收欲放，仿佛一受到惊吓，这只蝉就会展开翅膀，远远飞去。

说实话，在翡翠当中，老坑的极品玻璃种绿翠，已算是极品，买卖交易差不多就是以克论价，要说真正的极品红翠，就目前来说，价值比绿翠只高不低。

何况是如此精美的雕刻成品，只能视个人的喜好，没有定价，中意的，高几倍，甚至十倍，都不是问题。

这块雕件，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普通造型雕刻，简直就是夏天捉来的一只蝉的复制品，雕工卓绝，就算是身怀巅峰雕刻技艺的朱